cmchao / September 18, 2011 04:26PM
看賽德克．巴萊的兩岸不同視角
看賽德克．巴萊的兩岸不同視角
2011-09-13
旺報
【王彥晨】
在台灣映演引起轟動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從開拍以來就不斷創造台灣電影界的各項紀錄，但至今最令人遺憾難解的，毋寧是中國大陸對這部台灣電影的負面評價。何以如此？

中秋節連假期間，台北市最熱鬧的信義區華納威秀影城，大排長龍等待入場觀賞的人氣，充分說明了這部描寫台灣原住民在日本殖民時期遭遇的「霧社事件」，以電影元素精心製作後的戲劇張力和娛樂效果；這背後也同時承載著國人對國片復興的期許和支持本土電影的熱情。導演魏德聖的努力，已生動地彰顯出懷抱理想、無悔築夢的幕後故事，讓觀眾一波波湧入。

然而大陸媒體卻一面倒地批評；《環球時報》9月2號的標題是「賽德克巴萊遭冷場，嗜殺不能成就一部史詩片」。新浪娛樂網的標題是「賽德克巴萊：華而不實的偽史詩片」。鳳凰網則說「賽德克巴萊威尼斯遇冷，離優秀還有一步之遙」。《青年報》的標題則是「賽德克巴萊大倒熱灶」。報導指出，包括新浪、網易、《外灘畫報》、《文匯報》等媒體記者，在威尼斯看完首映之後，都給出低分，有的甚至給零分。

負面評價如觀念鴻溝

其實大陸媒體的負面評價是很值得探索的兩岸議題，為何一部原汁原味台灣電影，大陸人看來，卻罵聲不斷呢？筆者認為，這其中包含著理解、認同、文化和視角的巨大鴻溝。

「生番」歡慶跳舞，日籍山地警察步入會場，番人欲與日警共飲表示同心友好的小米酒，卻被日警視為野蠻，用警棍毒打一頓；電影中用種種細節交代族人在日本警察管轄下的處境。被認為是台灣共產主義者的蘇慕紅在〈關於台灣的民族革命〉已經指明「霧社事件」的本質是日本人的「理番政策」。

「（日本人）收買番人頭目或有勢者，讓長相出色的女兒或番婦與日本警察結婚，讓頭目的兒子或有勢力者以官費受教育， 對傢伙們（日本人）最忠順的人贈與結婚費用，或帶他們去東京等大都會參觀。而一方是沒收番人的土地、強奪其番產，這就是傢伙們的理番政策。」「開鑿山路、造林以及其他山地的一切勞動，全令兄姊們（指原住民）負擔，幾乎與無報酬同樣地強制其勞動。就是有也微乎其微有如鼻屎的東西，對一日之勞動──14小時以 上，付一條鹹魚──約10錢或充其量5、6枚銅板。利用番人的體格健強、性情慓悍之故適合於山地勞動，傢伙們用所有的方法來榨取。不只是勞動力的榨取，生產物──獸皮、藥草、食品、食糧其他一切的番產物──斷然不許可兄姊們做自由的買賣。」以上載於文獻史料、出自台灣左翼文人的評述，說明了本片用影視打造呈現的霧社事件，是一次台灣原住民反抗殖民壓迫的暴力行動。核心是反抗壓迫，這點恐怕才是大陸官媒最敏感的神經。

反抗意識使神經敏感

我們關心的是，這部片子表達了在當時背景下，自認為強勢、優越、文明、先進的族群，用一個上對下、優對劣、尊對卑、文明對野蠻的視角，否定、歧視、唾棄地看待占領地的族群，從而衍生出殘酷的政策，進而造成壓迫，最終演變成反抗。對於龐大且正崛起的中國，難道沒有任何啟示意義嗎？何以某種程度算是大陸菁英的媒體記者，會對這種用心普遍地嗤之以鼻？透露出怎樣的心態呢？

有一個台灣人難以明言卻可能會產生的疑問是，如果大陸菁英都看不懂文化差異撞擊下應該存在體諒這樣的電影語言，不能明白和個子矮小的人對話，不妨傾下身子表達尊重，萬一有一天台灣真要讓「外來政權」（異族）統治，那又是如何的下場？帶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而來的統治者，台灣豈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台灣很多人存在上述的疑懼，正是由於島嶼的歷史中的確有過這樣的壓迫；荷蘭人、日本人、國民政府，未來呢？中共政權看不透這點，台灣人怎麼會放心呢！

台灣人早年到大陸，普遍存有的優越感，曾經讓人很不舒服，這也是相同道理，日本人對生番，就是一種優越感，這和德國人看猶太人相似。中國人自認是泱泱大國，但甲午戰敗後，對帝國主義沒有少批判過，自卑之後的國族自大主義，會不會讓中國人再次形成文化上的自以為是，重演偏狹的壓迫呢？

（作者為新聞工作者）